

14

T 9100/2822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DEC 17 1935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七

鴻猷錄序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居無事他日欲取讀古書乃宦邸苦乏書時時從所知借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說夏殷之禮而願學宗周遵時也豈有身通仕籍而不知時政者乎則取國朝往謀縱觀之其歷代實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質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太祖之開創丕基我成祖之肅清內難下及歷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蠻夷櫟括二百年間得其可紀者凡六十餘事皆 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離薶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胥吏錄而爲帙錄旣成竊有感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我 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下一統可謂宅中畜大長治久安古今所希覩也而承平之世樂孽易萌姦宄草竊時或有之蓋未有十年不試兵革者乃知黃帝蚩尤之戰高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偃兵甲於不用哉雖然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前事之得失後事之明鑒也故思創業之艱難則必嚴保太之訓覩守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旨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也錄之豈獨爲識往已哉遂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寡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雅君子云

嘉靖丁巳冬仲月望日京山高岱譔

鴻猷錄目錄

第一卷

龍飛淮甸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第二卷

延攬群英

褒顯忠烈

宋事始末

平定東南

第三卷

克陳友諒

鴻猷錄目錄

鴻猷錄目錄

三

傳

第四卷

克張士誠

平方谷環

平陳友定

輯撫兩廣

第五卷

北伐中原

克取元都

畧下河東

戡定關隴

夾攻巴蜀

第六卷

北征沙漠

廓清滇南

四夷來王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第七卷

封國燕京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第八卷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三犁虜庭

第九卷

平定交趾

開設貴州

征漢庶人

麓川之役

平福建寇

第十卷

平慶州寇

南內復辟

第十一卷

誅曹吉祥

平固原寇

第十二卷

安化之變

平江西寇

巳巳虜變

石亨之變

平兩廣蠻

開設鄖陽

劉瑾之變

平河北寇

第十三卷

勦平蜀盜

勦清平苗

第十四卷

平柳桂寇

江彬之變

第十五卷

誅滅岑猛

再平蠻寇

第十六卷

興復哈密

再平江西

討寧庶人

撫定大同

再定大同

勘處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紀錄彙編卷六十七

鴻猷錄卷一

高岱

龍飛淮甸

高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 大父熙祖渡淮家泗州

父仁祖偕 陳太后始遷濠之西鄉復遷太平鄉

生四子長南昌王今靖江王其後也次盱眙王次臨

淮王俱無後 高皇帝季子也陳太后嘗夢神人朱

衣象簡。餽丸藥。燁然有光。吞之覺聞異香。遂娠焉。及

期生 高皇帝誕生之夕。紅光燭天。里中人疑失火。

旦日多禿視之。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使人詣河取水浴之。得紅羅水上漂之。遂取為衣。禩後人名所居紅羅障云。自是室中時時有異光。迫視之無所見。帝生數日。病不飲乳。仁祖出來醫歸。見一僧坐於門。仁祖告之。故僧曰。亡慮夜子時自飲矣。仁祖稱謝。既入。僧忽不知所在。半夜果愈。帝少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陳太后不欲也。至正甲申疫癘大作。仁祖陳太后俱不

祿鄰人劉繼祖與地堊之

按獻地者舊刊張某而闕

其名偶閱

高皇帝御製文集有追贈劉繼祖為義

惠侯誥歸其獻地功。參之天潢御牒。大明實錄。謨烈

輯遺憲章錄。吾學編諸書皆同。近見劉氏家傳。尤悉

地。即今鳳陽

皇陵劉氏孫世列太常見職祀典經

九代矣。此歷歷有據。彼云張某當是作者。未之深考

茲為改正云

南昌王臨淮王亦先後歿。歲旱蝗。盱

眙王徙他境。未幾亦歿。帝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從

汪媪。議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媪為具少儀物。得禮寺

僧高彬為師。居寺再閱月。多奇徵。眾頗異之。亡何。寺

主僧以歲儉乏食。遣徒眾令各散去。帝乃出遊江

淮。西歷金斗。東抵光息。北至穎川。寔道中病。見二紫

衣人與同寢食。病愈失所在。又夜行陷麻湖中。有群兒謹云迎。聖駕叱之無所見。數年乃復歸。

皇覺寺。寺殘廢不可居。時元至正壬辰。汝穎斬黃盜。起韓山童始倡亂。山童被擒。劉福通等擁山童子韓林兒。侵掠汝寧。先息等。颍縣又有芝麻李。徐壽輝等。皆強盛。定遠郭子興起兵。與孫德崖等據濠城。掠境內。民日望官兵救不至。及元將徹里不花率三千騎至。偕守臣營城南三十里。不敢進。顧日掠取居民。以絳繫首。目爲盜。獻俘請功賞。居民始大懼。多謀入城。反拒官兵者。於是城守益堅。官軍日肆掠不已。帝

時年二十五。居皇覺寺。見民多被掠。甚恐。乃以玃禱于寺伽藍曰。若神許出境以全生。玃當以陽報。守不出。以一陰一陽報。三祝投玃皆陰。帝乃祝曰。豈欲予倡義邪。果若是。請復陰之。玃投果復陰。帝又祝曰。倡義事凶。予甚恐。願求陽玃以避難。玃則仍陰。更祝投之。乃一玃卓立。帝意遂決。以歲壬辰閏二月初一日入濠城。至門守者執之。面被剗。良久。以帝見郭帥。遂委身行伍。居兩月。得爲親兵。以孝慈。皇后妻之。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趙均用。彭早住。率衆奔濠州。脫脫命其將賈魯追圍

之彭趙以其素強盛名位軋郭上郭漸爲所制一日
彭趙執郭下獄 帝聞之曰吾再生父母也有難可
不赴耶遂入其家爲營救明日彭趙聞釋之癸巳春
元將曹參外兵皆散去濠城圍解時 帝在郭甥館
乃出城于里中招兵數百人入獻之郭帥授帝官鎮
撫冬彭趙據濠城稱王其部下多凌轢濠衆 帝度
不可振乃說郭元帥以南收兵遂棄所部數百人獨
率壯士徐達等二十四人辭出畧定遠嚮滁和矣
論曰古稱順天應人莫如湯武者然首陽之謫不免
愆德焉至漢高帝起泗上亭長誅無道秦君一謂得

國之正也而秦亦世爲中國諸侯王嚮非恣暴雲
其帝天下可也卽漢高不爲亭長非秦民耶惟胡元
以沙漠入主中國此亘古所未有之變其屈中國而
臣之者勢也非分也凡在華族皆可起而逐之况我
聖祖家世未受元一命應運而起豈不名正言順
迥出湯武漢高上耶故其祭元幼主之文曰予取天
下還吾中國之所固有爾失天下棄爾朔漠之所本
無卽元主聞之當無憾矣史臣頌其功高萬古信不
誣哉其 聖子 神孫嗣鴻業於無疆者固有自也

集師滁和

上既辭郭元帥率徐達等二十四人以癸巳冬出濠城南畧定遠有衆數百人甲午春定遠有民兵團結號驢牌寨無所屬且乏食聞上將至欲以衆從

上聞之曰機不可失也選壯士費聚等數騎從往招之寨帥遣二使出問曰來者何爲上使使答曰來

與主帥議事耳主者請屏騎從上下馬前渡水徑

入寨與其帥相見諭慰之解佩囊爲贈帥獻牛脯許以衆從之相與申密約上還恐其不決留聚俟之

且促令治裝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

往上卽率聚等三百人抵其營計取之得壯士三

千餘人又有秦把頭者集衆八百餘人結寨於定遠

豁鼻山復以義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集兵爲元攻

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其衆二萬屯橫澗山六

月上命花雲等率衆夜襲破之大亨舉衆降時吳

復馮國用丁德興皆集衆保鄉里聞上畧地至定

遠界各率所部歸附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上率

諸將往收取丁德興獨麾所部下百人先乘之一鼓

卽下擒其帥衆皆降於是上畧定遠兵至數萬人

軍聲頗振豪俠響應七月上率衆往取滁州以花

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道遇賊數千人顧從騎遠欲退

恐敵乘之。雲乃提劍躍馬衛。上直衝敵陣過之。敵

驚視不敢禦。曰：黑將軍勇甚，未可與爭鋒也。抵滁州

衆大至，遂進克其城。駐師焉。上伯兄南昌王有子文

正，先是從其母避亂徙他境，與上相失。姊曹國長

公主卒，有子李文忠，從其父隴西王禕，走亂軍中，至

是聞，上駐師滁陽，皆來歸。上喜甚，屬孝慈

皇后俱子畜之。時郭元帥在濠州，為彭趙二帥所制

挾之東徙屯泗州。上聞遣人賂彭趙，令縱郭得脫

郭來就。上滁州。上奉為滁陽王，稟其節制

丞相脫院討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

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六合帥有隙，不發兵。使者告六

合圍急。上謂王曰：六合無救必破，破則及滁，豈可

以小憾而憤大事。王意解，欲他遣將以兵往。時元兵

號百萬，諸將莫利往者，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王乃

遣上行，亦令禱神。上曰：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

為。遂帥師往援六合。先是趙德勝與元兵戰不利，流

矢中左股。上至，乃與耿再成據瓦梁壘，為六合聲

援。元兵悉攻之，壘垂破。會日暮，元兵解去。明旦復完

壘，與戰如是者數四。未幾元兵大至，將攻滁。上欲

還救滁，恐元兵乘之，乃以計給元將，倉猝列隊出元

兵相視錯愕不敢逼乃徐引去還滁州元兵將至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
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時 上威名
日著滁陽王二子忌之乃約期招 上飲而陰置毒
酒中 上預知其謀二子來邀 上即偕之往二子
喜謂墮其計也中道 上躍馬佯仰視天若有所語
者即回馬志誓二子曰吾何負爾爾欲害我耶二子
問故 上曰適空中神人謂我勿往爾欲以毒酒謀
殺我二子大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有此遂遂絕
去然心謂果有神祐告者自此不敢萌異志云

精數學來謁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

世之木不能安也以今觀之其明公乎 上問之對

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拱五岳俱附日

月麗天附骨入鬢音吐洪暢貴不可言但滯氣未散

待神采煥發即受命日也滁陽王御諸將言事多失

上數獻計不用因鬱鬱每以疾辭事乙未正月諸將

以城中乏糧欲議所往王召 上問計 上曰因守

孤城誠非策今欲謀他向惟和陽可置和陽城小而

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計將安出 上曰今選

勇敢士三千令青衣垂髻左袒佯為元兵以四橐駝

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犒將士和陽兵見必納之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踵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號絳衣兵即鼓行進取之必矣王曰善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之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兵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等已入城遂率眾抵城下元守繼也先帖木兒閉城禦之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會天祐兵至擊元兵敗退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

從之遂入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再成等未知天祐入和陽敗兵歸報滁陽王謂天祐衆已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遠城中守備單弱上令闔滁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翌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王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王時猶未知天祐等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

再成等敗兵聞。上來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上率徐達、李善長等先進，暮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入城撫定之，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士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其家，民大感悅。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未盡服，惟湯和率所部聽命甚謹。李善長委曲調護，諸將使不爲異。上與天祐等分壁和陽城，計城廣袤，限以丈尺，刻期各完所事。城完，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擊却之時，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兵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衆出城，皆擊走之，元兵衆。上出復攻城，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遂走渡江，時濠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取入城寄居數月。滁陽王舊與德崖有郤，聞之，怒自滁來，和欲禦之。德崖聞王至，卽欲他往，衆先發德崖後。上先送德崖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報德崖爲王所執。上聞欲亟還德崖軍，忿怒亦留。上爲質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救免。王聞，上被留，大恐，遣徐達

世

等數人往易 上張姓者復諭其衆歸 上上還王

釋德崖去徐達等亦脫歸滁陽王以驚悸寢疾三月

卒 上併統其軍時諸雄惟劉福通等擁韓林兒衆

最盛林兒號小明王亡何稱 皇帝國號宋都亳州

改元龍鳳聞滁陽王卒遣人檄召和陽諸將衆議兵

勢孤無援未可獨抗元師乃推張天祐往受宋命宋

遣天祐還拜滁陽王子郭某為都元帥張天祐為右

副元帥 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受制于

人耶却不受郭某天祐受之亡何與元兵戰俱敗以

上獨領和陽兵然亦遙藉韓林兒聲援文檄用龍

鳳紀年 上駐和陽久欲東渡江取金陵思無舟楫

適巢人廖永安俞廷玉等聚舟師巢湖結水寨自保

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窘聞 上威名

欲內附遣使以書納款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喜曰

吾衆已數萬方欲渡江苦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

來附天贊我也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

迎 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聞已脫敵險元中丞蠻

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為梗又衆中有趙會勝

者欲異圖永安等密露其機 上以兵寡不能驅衆

遂以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水砦兵共攻蠻子
海牙大敗之敵兵退普勝不敢置然湖口水澁舟未
得入江會大雨水漲遂發舟至尋陽橋衆恐舟大不
能渡橋下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以舟師入大
江從 上直趨和陽於是舟楫具備軍威大振 上
遂定渡江之計

論曰 我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且蓋金陵非
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耶故畧定遠以
集衆據滁和以俟時其施為節度胸中皆已有成筭
蓋即兵家先瑕後堅之術也其與遊兵四畧志在子
女玉帛者豈可同日語哉乃居濠城不能展布尺寸
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
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
而騰躍變化終不可以受制于人使漢高不遣入關
先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淮陽之牙將耳其何以
自見哉又曰郭元帥于我 聖祖雖有翌植之恩而
我 聖祖所以報之者亦篤至矣方彭趙之劫郭亦
屢窘我 聖祖屢許脫而賂全之又以其所自創立
之滁陽奉為主帥此豈人情所易能哉况王祀滁陽
廟食百世此又更始淮陽之所未有也

定鼎金陵

上初得馮國用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羣寇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悅曰吾意正如此其後駐滁州徙和陽久廖永安等以舟師來附 上意乃決遂以乙未夏六月率諸將渡江嚮采石時西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勢甚銳 上麾將士進未有登者乃拊常遇春背曰軍中皆推勇畧勉之遇春荷戈躍而登諸將從之元兵却遂拔采

石磯乘勝進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發采石時命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文及入城卽揭榜通衛士卒皆愕然有一卒違令入民家卽斬以徇軍中無敢剽掠城中肅然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衆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議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于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

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嘉納

之厚遇安俾預密議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

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參幕府事仍用宋龍鳳紀年旗幟等色尚赤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陳也先與蠻子海牙日窺伺

上用吳昇計籍鄉兵令居民蓄積皆徙入城旣而陳也先水陸分道寇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設伏裏城

僑命徐達鄧愈將奇兵遠出其後也先攻城見有黃雲罩城上驚退去爲伏兵所擒 上釋而用之使帥

兵攻臺城也先復謀叛誅之八月命徐達等分道取溧陽溧水句容蕪湖等處皆下之陳也先旣誅其子

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相犄角畝太平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

時將士雖皆渡江其家屬尚留和州元兵擄采石南北道阻不通 上命常遇春攻采石遇春以奇兵分

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

兵扼江之勢衰矣三月朔師嚮金陵 上率諸軍水

陸壘進敗陳兆先兵擒之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
擇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衆多懷疑懼 上令
是夕皆入宿衛環 上寢悉屏去舊人獨留馮國用
侍卧榻側 上解甲酣睡達旦衆始安是月十日進
攻金陵馮國用率新降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于
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內臺御史
大夫福壽力戰歿 上入城深嘉其忠命具棺衾禮
葬之乃召官屬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
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
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

禮用之舊政不便民者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相慶
得兵民五十餘萬收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
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
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
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常縱軍士剽掠者數其
罪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爲大將軍
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江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
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
法縱之者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十七日兵至鎮
江逼其城俞通海西破牌灣寨城中聞之大恐守臣

平章定定遁去即日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達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六月以華高爲秦淮翼元帥與鄧愈等徇廣德廣德守臣陳兵城外以待高以數騎挑戰元兵堅壁不動高麾衆奮擊大破之元兵敗入城高率衆力攻破其城得兵萬人糧數萬斛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李善長爲參議官郭景祥陶安爲郎中分曹任事遂置前後左右中興五元帥府以張彪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享鄧愈陳兆先王玉陳本等爲元帥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皆先定中原而後跨有東南未有起東南而後取西北者有之自我 聖祖始乃知 聖人受命豈擇地而興哉夫我 聖祖龍飛淮甸

與漢高之起豐沛地不甚相遠然漢高首事北徇梁宋我 聖祖開拓南取金陵則勢有不同耳嬴秦世載其虐天下欲亟亡之故先破關中而後削平海內元綱解紐羣雄並爭民所蹙頽不先于元故先芟羣雄而後北逐元主此緩急殊勢故南北之異趨也况當時福通據潁亳天完擾荆楚士誠擅吳會而金陵形勝之都羣雄不知計取豈非天所以資 皇明者乎蓋自定鼎金陵而我 聖祖之混一規模可預

知矣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八

鴻猷錄卷二

高岱

延攬群英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

圍元將賈魯歿圍解 上白部元帥歸集鄉里壯士

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智勇絕倫 上首得

達專任之既乃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部

元帥為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有為乃白部元帥欲

南畧地遂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

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部
與部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
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畧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
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二人少皆
喜讀書明孫武兵法因亂衆推爲義兵長保鄉曲至
是來謁 上奇之曰爾被服其儒生耶因問計國用
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
然後命將四征討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
金帛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與
語竟日皆合留置幕下掌書記嘗從容語之曰吾觀
羣雄中持案牘謀事者多訾毀將士將士弗得效其
能事多敗主者亦安得獨存汝宜用爲鑒務協和諸
將以成功也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言笑勇畧過人
遇亂聚衆保鄉里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
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興先登破之七月
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
運槊如飛龍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

棄之來歸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與 上相失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先是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無所依 上憐其孤與 高皇后撫之至是拜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氏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舍云虹縣胡大海長身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于滁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鷲多智畧二人年皆十九俱來歸定遠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來見 上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

少魁偉有大志勇畧自負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皆戰沒愈代領兵衆服其勇率所部來附 上命充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性剛毅體貌奇偉智勇過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寵遇之然聚事剽掠無遠畧遇春知其無成率所部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卧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 上壯之用爲前鋒 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上駐師和陽欲歸附又元兵阻江上爲梗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旣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大江攻采石兵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

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罷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公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卒何征不服上善之遂用其計藉鄉兵堅城守太平以安合肥人楊璟儒家子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衆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上旣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

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率所部三千人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未從軍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 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

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于三臺山率所部來歸 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 上親督師下

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 上克太平時亮祖降 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

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 上親督徐

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 上曰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

系金身續卷六十一
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
得鄧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
爲異冬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
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
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
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
興十二月至蘭谿胡大海薦和州人王宗顯宗顯少
業儒避亂僑居嚴州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
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
瓚王胡翰汪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
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黜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
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以亂故學校久廢至
是始聞絃誦之聲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

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
安夫有勇畧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
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豪傑難以成功上曰予
用英豪有如饑渴瑗對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
定也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
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

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
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
黃天錫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爲天
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
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劉基青田人幼聰穎奇絕天
文兵法無不洞極其妙仕元爲江淞儒學副提舉不
合去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
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以事羈管紹興行
省復起用之基知時不可爲棄官歸青田集衆保鄉
里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基畫江爲勾踐之業基不
從曰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征浙東基指乾象
謂所親曰此天命也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
來聘遂決計赴金陵初見 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
皆嘉納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
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畧過
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
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
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乃留基侍帷幄預謀機

務以宋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授經溢琛
 兪為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見王師
 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
 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
 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
 屢敗偽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
 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
 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
 顯沛縣人有勇畧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
 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為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
 征友諒趨江州友諒將丁曾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
 傅友德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喜之敗歸明
 王珍王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
 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眾來降 上知其才即
 命為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
 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眾 上初有難意
 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 上悟即許之且賜書諭慰
 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
 州守將殿曾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
 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眾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

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叅政蕪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旣破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多矣 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蹶之然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鬪殺傷亦多故縱之使偏帥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

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汝等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宜親近之令陳說古人之書聽其論議以資智識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令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導人盜帑歲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丁未置三局一曰律局二曰禮局三曰誥局以宋濂等領之又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時

勉學以待科舉戊申春 上卽大位命將征廣東時
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劔元末仕
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
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
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罷縣戶口
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嘉其保
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
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
元守將平章部雲雲勇力有謀畧河南罷縣皆下雲
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九
月徐達等克元都 上乃下詔求賢又徵天下賢才
至京師拜守令各厚賜遣之庚戌八月 上以天下
大定乃定設科取士之制云

論曰自古帝王創業未有如我 聖祖得人之盛者
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於十八人耳先武
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
劉基謨謀不下子房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究
若徐達之勲德才望終始絕懿大出韓信之右至常
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

可與信匹而不難于黥布彭越之功者豈非天錫智
勇以贊成一代之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書徂于馬
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先武號
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寥寥無聞一子陵不屆就
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主而溺于詞賦徂於
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焉我 聖祖以
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饑渴之於飲食每得儒
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戒諸將
以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啟有非老
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
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廣洋惟庸輩是豈其所
欲也故於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
賢而不及用惜哉

褒顯忠烈

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
力禦之數督兵出戰久力不能支城破百司皆奔潰
福壽獨據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
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
遂遇害 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戊戌春

命廖永安桑世傑等攻張士誠之江陰石牌寨桑世傑奮戈躍馬陷敵陣遂戰死 國朝以忠歿事者世傑爲首 上聞甚悼之後追封永義侯配享 太廟 巳亥九月命俞廷玉攻安慶與趙普勝戰沒于陣廷玉自巢湖來累立戰功 上深憫之後追封河間郡公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 上遥授永安先祿大夫後又遥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于吳 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爲知府

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悉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歿罵不輟妻邵氏一子甫三歲抱囑侍兒孫氏曰夫歿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成孫氏收邵氏屍塋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嚼兒凡七日得不死

有雷老者引孫氏達 上所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

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

所在時皆神異之 上厚養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

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

命立忠臣祠于太平勅有司歲時致祭友諒寇金陵

上禦之龍江之捷張德勝戰死 上痛悼不已後

追封蔡國公配享 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壬寅二月

叅政胡大海守金華苗軍降將蔣英劉震作亂殺大

海處州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乘金華亂謀叛殺院

判耿再成大海有大功威名在諸將右嫠人如喪考

妣再成亦大海之亞 上聞二臣死痛念弗置後追

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 太廟仍塑像

于功臣廟癸卯夏陳友諒寇南昌朱文正率趙德勝

等盡力禦之六月德勝巡城至東門賊發弩射之中

腰脈拔出之拊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屢傷矢石無

若此甚者豈非命耶丈夫死無難所恨不能從主上

清中原垂名竹帛耳遂卒 上聞大慟時追念之後

追封梁國公謚武桓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又追

封成事諸臣李繼先隴西侯劉濟彭城侯許圭高陽

侯趙國昭天水侯張子明忠節侯并葉琛立廟豫章

祀之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
屢濱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惡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
人有殺身以成仁者不敢愛其死遂服 上袍冕對
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
退 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死者三十六人樞密
同知丁普郎被十餘創死首已隕猶執兵立舟中若
戰鬪狀後友諒平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
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
名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

兆先穎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
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
杲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穎川侯
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
子郈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
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
含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
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
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
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乙巳四月命胡

系金身經卷六十一
深等討福建陳有定克浦城崇安建安有定併力來
攻深突陣與決戰馬躓爲有定所執不屈被殺上
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
北塞外戰歿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
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歿事
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又以元臣余
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歿命
安慶廟祀之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蓋往守安慶余
闕廟云

論曰褒死事所以勵生民獎既往所以勸將來也然

胡大海趙德勝輩宣力效勞以死勤事其推恩褒錄
猶人情之所能若乃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
幸其旣敗其不求逞忿而快褊心亦難矣况能嘉其
盡力於彼而忘其肆毒於我耶古惟漢高帝斬一丁
公至雍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雖聖而所封箕子
比干非嘗與已爲敵者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
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是其至公無我之心
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於其內也其所以創一
統之業而致億萬年之太平者豈無自哉

宋事始末

元至正辛卯夏潁州人劉福通起兵擁樂城韓山童
爲主山童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
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
人翕然信之福通乃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
等詭稱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帝中國遂擁爲主
殺牛馬誓告天地起兵以紅巾爲識事覺縣官捕山
童殺之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山中福通等黨盛不
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
及汝寧府光州息州衆至十餘萬歲乙未二月乃自
碭山夾河求得韓林兒迎立稱帝軍中呼小明王都
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林兒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
道郁文成稱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營建宮闕然
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於福通三月滁陽王部子興
卒宋遣人至和陽招諸將入其黨和陽諸將推張天
祐往受命福通遣天祐還檄滁陽王子鄭某爲都元
帥天祐爲右副元帥我太祖爲左副元帥上初
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後以諸將議欲
藉爲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後
部某張天祐皆戰沒于元兵上併統其軍十一月
元將谷失八都魯率兵伐宋進次許州遇劉福通以

兵迎戰于長葛元兵大敗潰至中牟散卒屯聚會
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遂合勢大破福通兵又破之
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遂以宋主林兒奔安
豐丙申七月福通遣李武崔德攻破元商州元奉元
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九月李武崔德入元潼關殺
其參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刺忒失里會樞密同知定
住引兵復得潼關以河南平章百家奴守之亡何李
武等復陷潼關百家奴兵潰豫王以兵復之李武等
敗走十一月福通遣兵徇元河南地丁酉正月李武
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
會谷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
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
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
膠州陷之殺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
州又攻武關拔之趨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二輔
震恐元豫王及省院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
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
也諸守臣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甚旦
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求救于察罕時察罕新復
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倍道來援

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州攻陷
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
元以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不蘭奚
率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搏
霄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搏
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
援益都搏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
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
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搏
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南受命
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如搏霄
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莫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
衝天是日昂霄亦卒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太
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
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其
勢大振又遣田豐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元
命紐的該守東昌福通又遣兵比狗太行山郡縣白
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
進圍鳳翔元將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
謀者誘不信等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

將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申兵亦鼓譟出內
外夾擊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奔四川福通又遣兵
攻壺關遇察罕帖木兒與戰大敗戊戌春田豐攻陷
東平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豐遂進據東昌毛貴
與元將不蘭奚戰於好石橋敗之不蘭奚奔濟南未
幾貴復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
山東遂陷福通所遣將王士誠攻懷慶爲元將周全
所敗士誠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不花歿之亡何
元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復晉寧毛貴引兵陷般陽
又陷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玆戰歿樞

密同知劉哈刺不花破毛貴兵貴走據濟南田豐陷
益都大掠廣平退保東昌福通所遣西兵攻陷元冀
寧大同諸羝元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福
通兵敗走察罕又會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帖木
兒定住汪長生奴諸將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
走四川李思齊張良弼同謀殺拜帖木兒分其兵劉
福通自攻汴梁元守將竹真出走福通遂入據汴自
安豐迎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遣關先生破頭潘等率
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
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

鳳門代罷遂掠塞外諸郡元察罕帖木兒遣關保分兵阻扼自勒兵屯聞喜及塞井陘杜太行扼其歸路屢擊敗之元擢察罕官左丞進平章榮祿大夫七月元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伯帖木兒與懷慶守臣周全有郤周全殺伯帖木兒遂以懷慶叛降劉福通驅其民入汴福通遣周全率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周全全愧退師福通怒其不進殺之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罷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庚子三月田豐攻陷元保定路四月元遣司農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叛降于元將李思齊辛丑七月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乃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孟水陸並進屢擊敗宋將田豐毛貴等兵遂復東昌冠州又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率閻思孝等會關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田豐以二萬人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

大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爲軍民所服遣使招諭之
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爲前
鋒進攻宋棣州守將俞寶降又攻宋濟寧劉珪亦來
降宋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畧
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擣瀕海麗邑自將大
軍攻濟南三月復之時元兵多克復山東獨益都未
下察罕移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守將陳猷頭
等悉力拒守壬寅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
罕入益都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
其帳中豐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不聽又請以
力士從却之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人防間之乃從
輕騎十餘人行至士誠營又及豐營遂爲士誠所殺
豐與士誠入益都計聞元主大震悼公卿及四方士
民莫不哀慟元恤典極優渥贈官追封潁川郡王以
養子擴廓帖木兒襲官代領其衆擴廓旣領兵攻益
都益悉士誠等出戰輒大破之生擒六百餘人斬首
八百餘級田豐王士誠窘甚遣使間道求救于劉福
通九月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埠元將關保邀吉大破
之十一月福通自率兵趨益都援田豐擴廓擊敗之
還走安豐擴廓急攻益都穴地通道入遂拔其城執

陳徠頭等二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
父察罕帖木兒因遣兵復莒州時福通所遣白不信
李喜喜等略關中俱兵敗奔蜀李武崔德降于李思
齊田豐被戮山東地元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
福通大窘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率兵攻安豐
福通遣使詣建康求救 上自率諸將救之未至呂
珍攻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至安豐擊
呂球大破之珍棄城走 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
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韓林兒劉基從後陽
上所坐胡床曰牧豎子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
在 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
午十二月韓林兒殂於建康先是 上紀年猶稱龍
鳳命令下則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至是林兒殂始
改明年爲吳元年云

論曰韓林兒在宋猶未足方義帝更始其赤眉之益
子耳假令福通事成豈能容林兒哉福通不欲以其
身爲標故藉之號召天下意事成已除之無難不成
名將有所歸亦如王陵母之所以屬陵者姦雄之見
大抵皆然第福通舉事可必其無成耳蓋天下旣亂
則豪傑起而削平之所謂奉天除暴救民於水火之

中者若乃稱兵平世無故而首爲亂階是欲驅椎席之民而爲塗炭之慘乃民怨之所歸天命之所必不祐也豈其能成大業而貽子孫之慶者乎秦勝廣漢黃巾唐黃巢皆其明驗傳所謂天道後舉者勝蓋謂此也然則劉福通者蓋將爲我聖祖先驅定中原者乎不然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雖然我聖祖之開創於宋無所毫髮藉抵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蓋自癸卯以前惟南剪羣雄而未嘗加一矢北向者以有韓林兒在穎亳間故弗與爭雄耳否則中原形勝之地豈在所後耶至安豐之危福通一遣使求援自親帥諸將赴援而不從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雖無救于福通之歿而卒能脫林兒於虎口以全偏建康且欲設御座奉以天子之禮此其意豈欲遷背之哉林兒不歿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旨先之恐漢高之於義帝先武之於更始未能然也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平定東南

上既定都建康以南土弗靖未可遽北伐陳友諒張士誠各據土宇方谷環陳友定亦假元名號拒守城邑皆次第別置規取其諸郡邑在羣雄之間元守將

據守未下者分遣諸將畧取之丙申三月首命徐達
湯和率兵取鎮江四月命華高率兵取廣德又分兵
取宣州亡何宣州復叛丁酉夏四月命胡大海丁德
興率兵討之遂復宣州誅首叛者餘皆宥不罪宣州
以安丁酉夏五月 上親率諸將攻寧國先是 上
渡江也擒朱亮祖取寧國矣亮祖復以寧國叛為元
守至是率諸將擊敗其兵獲亮祖城下守臣楊仲亨
以城降寧國既下 上始議分兵取徽池等罷乃命
胡大海鄧愈率兵自休寧績溪向徽州元守將阿思
午吳納等拒戰大海擊敗之拔其城命鄧愈守之元

江浙叅政苗帥楊完者率兵十萬自上江順流入杭
城以兵圍徽州期克復大海自婺源來救擒斬其步
將李才等眾披靡大海入城與愈分門拒守復大破
之完者遁去婺源守臣汪同亦來降乃即徽州立雄
峯翼元帥府命胡天福等共守天福等因出兵狗開
化擒元守將破之楊完者乘虛寇徽州天福等還戰
却其兵冬十月完者復來寇徽州守將繆美禦之出
三門轉戰連捷追奔二十里亡何完者復盛兵來薄
城胡天福等選部將勇敢士出禦眾推萬戶謝成勇
成即率壯士數百人衝其陣完者兵皆辟易自相蹂

躡大軍出乘之遂覆敗其師完者僅以身免戊戌春
胡大海鄧愈取嚴州命李文忠同大海守禦文忠嘗
敗元院判阿魯灰于萬年衢又敗元苗軍于昌化於
潛又降洪元帥之衆浙人憚其威名故與大海俱以
功陞秩同守嚴州二人微有郤 上批示都事郭彥
仁使諭解之又密戒文忠由是相協所向有功夏四
月鄧愈遣王弼等率兵取婺源州薄西城元守將鉄
木兒不花出戰自旦至晡殺傷五百人不下愈乃分
遣將攻其東南北三門殺傷三千餘人拔其城鐵木
兒不花戰死遂徇於潛昌化皆下之九月常遇春攻

衢州元守將張院判出戰屢敗遂克之鄧愈亦取蘭
谿州十一月 上因胡大海攻婺州未下命徐達守
建康親督楊璟等率兵十萬以耿再成爲先鋒金朝
興統奇兵茅成駐杭州皋亭山爲應援由寧國至蘭
谿得儒士王宗顯使探婺城虛實知其守將不和有
可取狀 上許宗顯以婺州知府遂攻城元石抹宜
孫遣將胡深赴援深以獅子頭兵作前陣 上命胡
大海等迎戰擒其前鋒將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
之獲其輜重而還次日攻城其都事李相以守將帖
木烈思等不和夜縋城出詣軍門請降遂開東門納

王師入元守臣僧住死之

上改婺州爲寧越府命

王宗顯知府事宗顯興學校聘師儒教化大行民間

始聞絃誦之聲寧越旣定

上欲取浙東諸郡乃集

諸將申戒以戢兵安民凡下城邑不得妄殺反覆數

百言詞極懇切己亥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

六月上自寧越還建康命徐達征安慶敗趙曾勝

兵克潛山上在寧越時命耿再成駐兵據黃龍山

之險遏賊衝謀取慶州元守臣石抹宜孫遣胡深守

龍泉分命葉琛林心祖陳仲真陳安等屯據諸險院

深總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元士卒

無鬪志有來降者具言處州兵弱可取狀上卽出

師與再成合兵攻之礮嶺最險隘繆美率敢死士先

登遂奪其壁以入又進拔桃花葛陂二砦諸險皆失

宜孫出戰兵敗與其部下奔建寧遂克慶州遣使諭

胡深深來降龍泉慶元皆下以耿再成守之胡大海

得章溢葉琛劉基宋濂薦于上上遣使聘致之命

大海守金華庚子六月元石抹宜孫收兵復攻陷慶

元時曾封知慶元縣出戰兵敗被執死之耿再成率

兵往援擊敗石林宜孫兵宜孫走竹口戰死再成遂

鎮慶州辛丑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常勸農興學

教化大行軍食以充壬寅二月胡大海在金華降苗將蔣英李福佯請大海至八詠樓觀弩刺殺之并殺其子關住及郎中王愷等欲據城叛大海子德濟聞難奔計建康李文忠在嚴州聞之即率兵馳至賊棄城走文忠入城撫定之大海在浙東威名大振恩義素孚于民嘗自言已雖不讀書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故人多附之生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有火光及卒每著靈異師行或夢見大海或見野有先兵輒大捷愷佐大海亦多善政英等刺殺大海處州降苗將李祐之賀仁德與英密約亦以是日刺殺耿再成及元帥朱文光知府王道童孫炎等耿再成威名亞于大海炎亦善撫其民炎被執從容就義酌酒飲不宥解所服賜衣罵賊而死衢州兵聞金華處州之變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不能制會劉基至毅迎入城一夕定之四月耿天壁方奉命往處州發苗兵聞處州亂馳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耿再成舊部將朱絢遂相與集兵會平章邵榮院判胡深討叛將李祐之賀仁德斬之比胡深至處州已平癸卯七月上乃命深以行省郎中總制處州深捕誅山寇經理賦稅處州遂安後死于方

谷琛之難章溢嘗任浙東同列皆得罪溢獨免至是處州不寧上復以溢爲浙東按察副使章辭副使命改僉事溢至平劇盜處糧餉正軍法輕賦稅浙東深賴之甲辰夏四月上旣滅漢乃命徐達攻廬州爲援之左君弼走汴梁元將樓兒張以城降改廬州爲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命俞通海攝省事通海撫綏有方民甚戴之遂脩城濠爲守禦備丁未九月上以張士誠旣平別遣將伐方谷琛陳有定乃以胡美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等兵由江西征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從征上諭美曰

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故命爾總兵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然勿以此故廢法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一日驅所領新附之士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成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攻圍城邑擇便利進退勿失機宜爾其勉之十一月美等引兵度杉關杉關閩之西鎮旣度關閩中大震遂下光澤縣會湯和吳禎擒方谷琛上遂命和等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攻福州上以征閩事問章溢

對曰兩道進兵此固必勝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更引一軍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卽日命文忠出師浦城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征胡美兵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降吳頤亦進兵薄福州圍其東西南三門一鼓而克元守臣曲道遁走朵耳歿之 上欲令章存道率所部鄉兵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本農人征閩時許以事平散使歸農今調之比征是爽信也 上初不憚旣而從溢言以昔曾叛者充軍餘悉還農戊申正月胡美等師抵建寧元守臣達里麻陳子奇集僚佐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

諸鎮瓦解此不可與爭鋒吾城中儲積尚多第固守不出戰彼攻城不克必自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城數挑戰不出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款次日總管也先亦請文輝降胡美怒二人不先請已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可以私忿殺人乎美乃止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送京師以費子賢守建寧遂移兵克興化泉州屬縣皆降附遣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下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將以所部兵先遁去漳州達魯

花赤迭里彌實欲禦之而郡事又屬他官總制已遣人納款矣左右服新朝使者至要彌實當郊迎彌實乃具朝服北面再拜曰臣受國恩今力不能禦敵義不忍降所不負國者惟一死耳遂斫碎其印篆書笏面曰大元臣子至案上引佩刀自刺殺既絕尚執刀按膝坐如生羗民哭聲震地相與殮葬之會湯和等亦執陳有定克延平等羗縣閩中皆平命廖永忠朱亮祖等移師征廣東以中書省叅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叅政臨行上諭以辨義利慎官箴反復諄切哲頓首受命福建以安

論曰東南稱亂者莫強於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球陳有定此外皆元臣爲其君守耳雖昧於天命所在而桀犬之吠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鉄木兒不花僧住朶耳迭里彌實數輩尤可謂傑出者以我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球友諒假名號而懷異旨者不同未可以其爲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棄之也乃若諸將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輝爲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郤以上命郭彥仁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九
論之既解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其私仇胡美欲屠
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憾之
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
爾已固天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我 聖祖之善
御哉嗚呼觀我 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之匣劍
付曹彬不足道已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九

鴻猷錄卷三

高岱

克陳友諒

陳友諒者湖廣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先世贅于陳
昂陳姓嘗為縣吏不樂其職會中原兵起徐壽輝與
倪文俊等以元至正辛卯攻陷蘄水黃州等處僭稱
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陷漢陽興國武昌又
遣趙魯勝陳魯文項魯畧党仲達分兵陷九江吉安
池州杭州荊州岳州等郡元兵累討之不克衆號白

萬友諒往從文俊麾下爲簿書掾尋領兵爲元帥後
壽輝爲元兵所敗走倪文俊迎壽輝居之漢陽文俊
漸專恣友諒意不能平丁酉秋文俊謀弑壽輝不果
奔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
能制丁酉十月上駐師金陵二年矣巳畧定江東
諸郡又取揚州乃命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由銅
陵進取池州又命李文忠領兵策應之師抵城下攻
破其北門入城斬壽輝將洪元帥又執其黨魏壽徐
天雄等亡何友諒聞池州破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
遇春等奮擊大敗之遂以趙忠守池州戊戌春正月

友諒陷元安慶元守臣余闕歿之夏四月友諒又陷
元江西隆興及瑞州未幾遣其黨趙普勝自樅陽寇
我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與戰
敗沒五月友諒遣其黨康泰趙琮鄧克明等陷元邵
武又自南昌遣兵陷元撫州八月又陷元贛州十一
月陷元汀州巳亥三月友諒遣其黨趙普勝寇我寧
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
其糧萬餘斛普勝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禦
于柵江口破走之友諒又陷元襄陽郡八月上遣
徐達率張德勝等攻安慶自無爲登陸至浮山砦擊

敗友諒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沙河遇友諒僞
叅政郭泰領兵逆戰達等擊敗之斬郭泰大獲輜重
遂克潛山九月上命院僉俞廷玉率兵同攻安慶
不克廷玉敗沒十月俞通海破友諒將趙普勝於安
慶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友諒忌
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
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卽閉城門伏發
盡殺其左右將士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
屬征伐誅賞皆不稟壽輝節制庚子夏五月友諒帥
師東下聲言援安慶常遇春策其必犯池州先伏兵
九華山待之友諒果自率衆猝至伏兵大敗之俘斬
二萬餘級擒二千餘人閏五月友諒率舟師寇太平
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三日友諒不
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令
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城遂陷雲
與知府許瑗皆歿之友諒旣陷太平忌其將趙普勝
強盛誘殺之令別將守安慶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
行旣得太平亟謀僭號位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
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槌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
歿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

建元大義值大雨羣臣立江岸草次成禮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餘各拜官有差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旣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自江州引兵東下金陵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戰不勝卽走未晚上心非諸將議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意

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賊勢上曰不可太平吾所親築城濠塹深固賊前乘漲以舟泊乘城乃爲所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於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上自將禦之上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汝與友諒舊知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汝今作書遣使給友諒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遣令賞書往必信來無疑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爲誘致之上曰遲則二虜謀合爲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閹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爲驗閹者諾歸具以告上曰此虜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

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逃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上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命常遇春馮勝率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二萬人伏石灰山側命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親總大軍于盧龍山令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令曰寇至則舉赤幟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至日友諒率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呼老康又無應者悟

茂才使謬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趣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赤日中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且雨諸軍就食畢乘雨擊之衆仰視天無片雲未信忽風起西北湏臾大雨如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上命發金鼓鼓大震乃令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大敗僅以身免衆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獲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

降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上咲曰彼愚至此可唾也今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復追至采石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三人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遂復太平張志雄言友諒東下併安慶兵來今俱敗安慶無守禦者上卽命徐達將兵追之遂復安慶以

趙伯仲守之前所追胡大海擣廣信兵至靈溪亦敗其衆遂督兵攻信州賊守者不能支衆大潰克其城改信州爲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爲樞密同簽守之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攻陷安慶趙伯仲棄城走龍江上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等力救上不從曰軍法不嚴何以勵後遂賜弓絃令自縊而擢用其子弟辛卯三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信州據草平鎮以遏浙東援兵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歿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于東津橋遂復玉山抵信州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悉德濟遣使求援于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大獲其戰馬器械大海送明道漢二于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弟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上命三人仍舊官後征江州南昌用爲嚮導八月上怒友諒悖逆決計伐之謂諸將曰友諒弑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誘殺張普勝將士離心觀其所爲不滅不止爾等勵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爲

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上乃親督諸將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直抵安慶命馮勝俞通海趙德勝張志雄等擣其水寨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上從之遂悉師西

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曾卽迎降師距江州五里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挈妻子夜奔武昌友諒將傅友德亦降遂克江州乘勝遣康茂才等進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又遣使招諭友諒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袁州歐晉祥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等皆遣使納款

胡美使來請禁止教事勿散離其所部兵。上有難色劉基從後踢。上所坐胡床。上悟許從所請賜書慰諭之命趙德勝分兵攻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以兵襲浮梁友諒將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等處饒州之境悉定十月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乘夜往襲之旦入其城克明單騎遁初友諒走武昌徐達追至夏陽。上命達回守江州亡何召達還建康至中道得令還守江州友諒聞達去江州遣兵襲之暨達還友諒兵已入江州城達擊大敗之俘斬數千

人獲其眷屬十月命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上遂幸南昌。胡美率衆迎謁。上以葉琛知南昌府。王溥吳宏歐魯祥曾萬中等皆來見。時鄧愈既定撫州。率衆來會。上於南昌十一月。上自江州還建康。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友諒于武昌。壬寅三月。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于市。歿之。時鄧愈駐師南昌。倉猝出走。徐達于湖廣聞變。旋師討之。趙德勝攻城爲礮。火傷祝宗康泰。敗走。追斬之。南昌復定。上聞之喜曰。南昌重鎮。西南之藩屏。吾得南昌。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趙德勝薛顯同鄧愈守之。友諒將有號八陣。指揮者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時江西諸郡雖附。多觀望未定。癸卯正月。臨江吉安撫州三罷叛。趙德勝引兵往討。會守臣曾萬中等走建康。乞援兵。至皆復之。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姑蘇。上與諸將議所向。或謂蘇湖地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不然。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上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空國。

來救。是吾疲于二寇也。遂決計先伐陳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土日蹙，大作舟艦，自帥兵號六十萬圍南昌。乘漲直抵城下，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友諒親督衆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等督諸將死守，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城中隨方禦之，殺傷者甚衆。城中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等亦戰死。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出戰，賊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射之一發而斃。五月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招擒其副樞趙祥。友諒乃遣其將蔣必勝等分兵攻陷臨

江吉安。二罷吉安守臣曾萬中死之。友諒以所俘狗城下文正等不爲動。六月趙德勝巡城至東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齊德勝卒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俟至暮，見無降意，縛約降卒于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達建康時。上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瑛于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

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上曰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憂也。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中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達等圍左君弼于廬州。上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上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餘萬援南昌。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聞我師至解南昌圍東出鄱陽逆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擊之。敗其前鋒。一巨舟賊死者千五百餘人。上恐張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戊子。上布舟師為十二屯。常遇春等聯舟大戰。俞通海乘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犯。上所御舟。舟適膠淺沙。諸將盡力禦之。倉卒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稍緩。會常遇春俞通海等皆來援。舟集水湧。上舟乃得脫。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走。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之。定邊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退去。會日暮。上鳴鉦集諸

將申約束。明日巳丑。上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師舟小怯於仰攻。多退縮。上親執旗麾之不前。右師小怯。上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非火攻不可。上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友諒復率眾來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上側忽揮手云。難星過。請上易舟。上亟入他舟。舊

所御舟以礮碎。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陣。搏擊之。敵聯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陷沒。有頃。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翻然而出。諸將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震山海。友諒兵大敗。永忠等還見。上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又敗之。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已先至罌子口。橫截湖西。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相持者三日。上以書貽友諒曰。方今天下之勢。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

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吾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讐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因舉隆興江西別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乃復啟兵端旣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不荅俞通海曰湖水有淺澁舟難廻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以八月八日移舟入

江駐南湖背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以連敗故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昂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上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餘里自辰至酉戰不解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歿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諸將多勸上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上心憂建康恐張士誠乘虛入寇不從以九月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

命于康山立忠臣廟祀韓成等死事臣三十餘人又命于南昌立廟祀趙德勝張子明等初陳友諒將寇南昌時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圍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惟友諒最強盛既敗滅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

定矣張定邊以陳理歸復僭稱帝武昌

上經理

康守禦留徐達等備吳復率諸將親征之十月至武

昌分兵立柵圍其諸城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

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

上還建康命常遇春督諸

將攻武昌甲辰正月

上卽吳王位二月以武昌久

不下復親往視師督諸將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下欄

城中敵據之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先登

卽奮勇直上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不

爲沮竟一鼓奪之敵將有陳某者驍捷善槊獨馳入

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見牙將郭英從傍來疾呼

郭曰爲吾殺賊郭英持槩躍馬至奮臂一呼陳應手
墮上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
敵岳州守將號潑張者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

上遣兵擊敗之擒潑張悉俘其衆上遣降將羅復

仁入城諭降陳理與張定邊議定邊知不可支議欲
降陳氏將勇畧無右定邊者於是陳理率定邊等詣

軍門降上慰納之令軍士不得入城百姓安堵城

中大饑困上發倉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

璟叅知政事守之其後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晉才

亦封侯友諒弟友仁等皆封伯未幾以晉才適滁理

適高麗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上謂侍臣曰

此何異孟昶七寶溺器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

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上還建康僞漢將熊天

瑞尚據贛州新淦豪民鄧仲廉亦據永豐鄧愈調兵

攻討八月上命常遇春率陸仲亨等往與鄧愈等

合兵討之九月又命徐達及楊璟等進攻江陵分遣

唐勝宗等徇長沙沅陵醴陵傅友德徇夷陵皆平之

惟天瑞據贛州仲廉據永豐未下上遣汪廣洋叅

常遇春等軍事且諭之曰汝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

守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

過多耳。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曩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皆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爲吾民。我前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地無民。何益於國。廣洋至。遇春軍諭。上旨。遇春乃緩師。立柵圍之。乙巳正月。天瑞出降。贛州平。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然非仁者之將不能。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錫將。予以隆我國家。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喜。雖曹彬下

江南。何以過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徐達遣兵取寶慶路。彬靖諸安撫長官司皆來降。朱文正遣何文輝薛顯討新淦。鄧仲廉湯和討江西大盜姚大膽。皆擊斬之。湯和仍回守常州。乃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撫荆襄。以禦北兵。於是湖廣江西之境悉定。

論曰。元末羣雄共起。與我聖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爲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爲可慮。哉。友諒之勇悍雄畧。雖或未及項羽。而標迅狡猾。出沒飄忽。大困而氣不餒。屢躡而勢復振。觀其龍江

敗歸還襲安慶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
旋踵而有江州之入是皆以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
能陷城却敵蓋深通兵法不阻不撓故能開拓封疆
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所惜者昧於強弱之勢眩
于先後之機我 聖祖在金陵可與合從而不可啗
者乃先自相仇敵攻戰至無虛日至於河南形勝之
地韓林兒劉福通輩文皆非戡定之才也顧不能進
取襄鄧以窺中原其策已繆矣及其東下也金陵無
釁可乘則擁衆遠涉江湖以取龍江之敗及我 聖
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擣根

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
哉况其器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拔一太平遽稱大
號至以受命之禮于草莽行之而安慶南北屏蔽守
難其人乃不容一趙曾勝其視我 聖祖之宏規偉
度天壤懸絕矣豈待決彭蠡之戰而後勝負可分耶
雖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
之乏遠喆耳觀其鄱陽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
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
以東吳之乘虛爲慮耳但英雄駕御之術不欲以機
事告人而區區戎簡輩豈足以測聖心哉士誠坐守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
吳會而不能出一旅以擾金陵則天所以成滅漢之
功也。天之所興固非人力之所能禦也。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

鴻猷錄卷四

高岱

克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初爲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
德、士信俱以販私鹽。並緣爲姦利。輕財好施。與以收
衆心。元至正癸巳夏五月。士誠！斬黃汝穎。間兵起。
聚衆攻陷泰州。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
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守高郵。
出李齊守甯社。湖會數賊乘間呼噪入掠城中。僕哲

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卽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
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誠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撫賈詔諭之不納詒言請
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
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殺之未幾烏馬
兒孫撫密通約元鎮南王進兵復高郵事泄亦被殺
甲午六月士誠攻揚州元將達識帖睦爾禦之兵潰
元命江淝叅政佛家奴會兵討之士誠進陷盱眙元
兵又潰元復遣刑部尚書阿魯募兵寧海州進討九
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路兵討張士誠十一月

元師進圍高郵士誠引兵出迎脫脫奮擊大破之連
戰皆捷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人突圍
出走脫脫遂克高郵乙未春脫脫以諛削爵去士誠
亡命復集衆渡海攻陷平江平江今蘇州也遂掠松
江湖州常州諸郡皆降丙申春士誠遣兵進據毘陵
上嘗遣使詣士誠士誠執之四月士誠遣兵寇宜
興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士誠勢所必爭君
用賈勇先登力戰歿之上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八月上既定鎮江諸郡縣以士誠漸憑陵遣徐達
將兵攻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盛兵來援達擊敗之

士德走墜馬遂被擒。上聞之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擒，張氏成敗可知矣。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將湯某。士誠氣大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五百斤，求退師。上復書數其開釁罪，命歸我帥。臣將校許頒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兵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常遇春、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衆潰入城。達率諸將圍常州，士誠遣呂瑛入城助。丁酉春，我師克常州，立遇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

和守之。先是，張士誠攻陷杭州，元守臣達識帖睦迺遁。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元諸臣前謀以苗軍可用，乃召湖廣寶慶土官楊完者至淮南，破賊有功，累官至叅政。至是，元命完者引苗衆入江浙，破士誠兵，復杭州。達識帖睦迺還守之。完者遂駐兵于浙，多肆殘掠，民甚苦之。上命耿炳文、劉成等率兵攻長興，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三千人逆戰，炳文等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遂克長興，擒其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來降。炳文用儒士溫祥卿策，分兵據守要害。上乃改

長興爲長安州立永興翌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守之亡何士誠遣潘原明嚴再興率衆入寇屯上新橋炳文等擊之擒斬三百餘級原明遁去炳文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寇不敢犯長興者四年上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六月命常春遇分院判官趙繼祖鎮撫吳良等攻江陰士誠據泰望山拒之總管王忽雷奮先力戰會大風雨敵衆潰我師遂奪其山進攻城西門拔江陰江陰去姑蘇百餘里控扼大江當吳南要

衝擢吳良分院判官守之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仍命良弟禎協守良兄弟備禦甚嚴士誠每遣兵入寇輒敗去然尚據馬馱沙日窺伺上命徐達督常遇春等以舟師截江攻之八月克馬馱沙士誠累敗勢日窘攻元嘉興杭州等路又爲苗帥楊完者所破乃請降於元江浙行省守臣達識帖睦爾願就招安達識帖睦爾以其多反覆不許苗帥完者勸納之乃遣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往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爵三公達識帖睦爾曰吾雖得假便宜三公非所敢

專也完者力爲之請達識帖睦爾雖拒之實幸其降
又恐忤完者意遂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
章士信授同知樞密院事餘黨各授官有差士誠雖
降其城池甲兵錢穀猶自據如故又留周伯琦不遣
還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爾功加大尉戊戌正
月上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攻江陰之石牌
海寇其帥樂瑞與士誠將朱錠等合兵拒戰桑世傑
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怒奮擊大敗之四月士誠遣
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復力戰却之獲其卒三百人
士誠又遣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又敗之于狼山大獲其戰艦還元江浙苗將楊
完者先以累破士誠功歷官左丞故士誠爲所窘降
于元然苗軍貪殘又恃功驕橫元江浙丞相達識帖
睦爾不能制陰與士誠啗完者殺之苗衆潰散其部
將員成蔣英劉震帥其衆來詣李文忠請降文忠納
之士誠所憚惟苗兵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
據元杭州達識帖睦爾爲所脇又以兵迫奪嘉興紹
興皆據之十月士誠復遣兵寇我常州湯和等擊敗
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先是徐達率邵榮
廖永安等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

而堅未易碎拔聞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經必斷其餉道城始可破達乃遣丁德興楊國興等分兵絕太湖口俟城中食乏併力急攻遂拔之宜興拔廖永安分帥舟師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士誠將呂球與戰兵敗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上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上不許遙授永安光祿大夫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三十六寨上命國興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來安集民多來歸遂城

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遣兵來寇國興親率諸將冒矢石屢敗之又礮擊其舟溺死無數士誠以數騎遁去上聞甚嘉獎之己亥春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士誠遣呂球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球軍珍窮蹙卽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鄧愈引兵畧浙西臨安大破士誠兵於閑林寨二月士誠引兵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迎戰大

破之士誠又寇江陰。緣江而至。其將蘇同僉、建牙君山、指揮爲進攻。狀守臣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計取之。」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霄遁。未幾，敵侵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奪氣還。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亦不敢泝江上矣。上後召良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儒臣爲詩文美之。四

月，士誠遣其將啞羅張寇常州。吳復禦于高橋，擊敗之士誠。又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何世明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自是不敢窺嚴州。上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張士誠復遣兵攻陷紹興。庚子夏五月，陳友諒使使約士誠同寇建康。友諒引兵下，士誠觀望不敢進。十二月，友諒旣敗歸，士誠乃引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及士卒千餘人，焚其營。元以中原亂，江南漕運不至，燕京大窘乏，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以御酒龍衣賜士誠。

不見傳
運一綫

倉脈也

徵其糧自海道運入京仍別詔方谷珙具舟士誠恐谷珙掠取其糧谷珙又恐士誠制其舟以襲已不即奉詔達識帖睦邇往來說諭之士誠乃運糧一十一萬石至燕京辛丑冬士誠遣其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自三路入援敵乘夜來劫營諸軍皆潰敵悉兵圍城結九寨為樓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塹以火船焚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兵至遁走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壬寅二月金華降附苗將蔣英劉震叛刺殺胡大海處州降附苗將李佑之賀仁德亦叛殺耿再成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將呂瑒率兵十餘萬圍諸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於賊境詐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瑒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帥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

已錄卷之二十一

夜半命軍士飽食金鼓鉦砲震天地一鼓出城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追擊敗之屍橫滿野其先鋒爭渡河溺死者無筭片甲不還癸卯三月士誠遣呂环率衆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使問道來求援环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三月上率徐達常遇春往救之环大敗廬州賊左君弼遣兵助环上亦擊敗之环與君弼皆走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諸暨守將謝再興嘗私遣人往杭州貿易上聞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又命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回再興懼遂執夢庚以諸暨叛降士誠于紹興遂寇東陽李文忠聞變率精兵馳一百六十里來援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與文忠會議以諸暨浙東藩蔽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城六十里壘五指巖下新築一城不旬日城成樓櫓濠塹具備上聞諸暨叛卽遣使來議別築城守計使至城已完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叅政守之癸卯上欲伐陳友諒援南昌申飭守臣吳良耿炳文湯和等嚴備禦至鄱陽湖旣戰亟遣徐達還守建康蓋備吳云八月上方伐友諒未還士誠乃以嘗脇元守臣達識

帖睦爾爲請封王爵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卽
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士誠專制
江浙達識帖睦爾久擁虛位甲辰八月士誠使其弟
士信面數達識罪失勒命自陳老疾避位去脇將佐
爲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幽達識
帖睦爾于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又脇魯花帖木兒爲
請實授王爵于元魯花帖木兒不從卽遣使至紹興
逼取其印魯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
印不可得又脇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
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爾聞之曰
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十
月士誠遣其弟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費聚擊敗
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
援與炳文等合擊又大敗之士信走還乙巳春士誠
復遣兵來寇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
士誠兵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十年孤
城血戰卒保無虞與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氣勢
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二月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
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
暨之新城構飾寢宇建立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爲持

久必拔計分屯精兵數萬于城北隅。遇我援師初至，守臣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先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當之。再戰再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交鋒，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命張彬出兵浦江，以爲聲援。自出嚴州，自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賊二十里。據險爲營。胡德濟知文忠兵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云：以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之，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命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陳旣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英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德濟亦自城中率精甲出合擊之。敵衆自相蹂躪，流血膏野，溪水盡赤。炳文所遣張彬合朱亮祖兵亦擊敗其餘衆。伯昇與其五太子俱遁去。我師焚其營落數十，俘獲敵將士六百餘人，馬三

已錄建文編卷之七十一

千八百餘疋輜重鎧甲如山捷聞上大喜召文忠
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謂羣臣曰我朝
豈爲無人如德濟其豪傑也其後德濟從大將軍徐
達征莊浪失律部將多誅達獨械繫德濟赴京上
猶以救諸暨守新城功曲赦之初士誠用兵恃其弟
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後士德被我擒史椿以諛
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事
泄士誠殺之其後用兵每爲我師所窘敗又委政于
弟士信士信荒迷酒色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
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詔佞儉邪惟事蒙蔽故其國

事日非上聞之曰吾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
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冬十月上
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進取淮東克海安進
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海安駐范蔡
港以疑我師上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駐兵范
蔡港吾度其詐今觀望不卽泝流而上其爲詐益明
寇計不過欲分我兵勢非有乘機決戰之謀宜遣廖
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
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此自瓦
解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諸將克泰州十一月進攻

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丙午正月，士誠遣舟師數百艘出馬駝沙，泝流上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火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人。上遂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之吳起乎？」稱歎久之。大加賞賚。及其偏裨良在鎮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勅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人莫敢欺。敦崇教化，興舉學校，脩理屯田，預足軍餉。境內帖然。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上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斬數百級。賊奔入城。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馮勝等攻高郵，士誠將俞中固守，久不下。徐達復往，併力急擊，克之。執俞中歸。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上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葦雲龍守淮安。濠州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據。後為張士誠所

得使其將李齊據之。

上命李善長爲書招齊，不報。

上曰：濠州吾家鄉，吾有國無家可乎？命韓政督顧

時等攻之，齊拒守甚堅。政等督兵以雲梯礮石四面

並攻城，中不能支，遂克之。齊降。上乃幸濠州，省陵

墓，安諸父老，喜曰：吾有國有家矣。七月，廖永安卒于

姑蘇。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慟。時已遙封楚國公，

後命配享太廟，仍塑像功臣廟。八月，上命徐達

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伐士誠。集諸將諭之曰：

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吾西有陳友諒，東

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然觀二人所爲，

其志豈在民，皆不過貪富貴，日劫奪寇攘而已。友諒

已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賴諸將之力，連歲克取兩

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命卿等討之。卿等宜

戒飭將士，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

聞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

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爲將必資士

卒，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達等師次太湖，遇

士誠將尹義石清逆戰，破擒之。九月，薛顯分兵取德

清，趨崑山，與敵兵屢戰，大破之。遂攻其丹山水寨，顧

時引數舟繞吳兵，吳兵相視笑。時覺其怠，悉擊之，躍

入其舟敵大敗遂抵城下塞其四門張士信遣兵援之出我師之背屯于舊館常遇春以奇兵由大全港入復繞敵背絕其歸路士誠聞之復遣其將徐義帥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以舟師前奮擊焚其船敵衆大敗士誠五太子及其將呂玘等以舊館兵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身短小勇悍平地能躍起丈餘玘等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今俱敗降諸將以呂玘等徇湖州湖州城中大懼守將李伯昇張天麒舉城降 上命李文忠別引兵攻吳錢塘吳守臣潘原明遣員外郎方夔先詣師納款文

忠曰兵未臨城而請降得無以計緩我軍乎夔曰天兵如雷霆當者齏粉此城百萬生靈莫不震恐聞將軍布德勞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引入卧内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劉震蔣英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擅入民家卽磔以徇杭州遂平葉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士誠氣大沮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攻姑蘇張士誠遣兵迎敵于尹山橋達等擊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其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置

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鏡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計無所出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卒達遣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不戰下之民爭獻牛脯敵將陳仁等以大舶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聞之皆降丁未春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上以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啟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且沈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流涕三月達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擣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京師上幸其第視病病已革上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上揮淚出通海遂卒諸將圍蘇州久士誠欲突圍出窺城左陣嚴不敢犯至盤門突遇春營遇春覺嚴兵待之戰良久未決遇春撫部將王弼背曰

爾以猛將名軍中能爲我取此乎弼卽揮雙刃馳鐵
騎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督兵乘之敵大敗人馬溺死
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被獲輿入城勢益窮蹙無錫
莫天祐爲士誠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至
士誠所我師邏卒獲茂送軍中達釋而慰諭之厚賞
賚待以腹心仍遣游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遣書盡得
敵中虛實九月達知城中困乏甚督兵急擊之或曰
姑蘇城蟹形齊門則其臍也遂併力攻齊門克之擒
士誠及其僞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元宗室九人皆送
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無錫州
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卧舟中不食比至上
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上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
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 上召見降
勅褒獎慰勞之

論曰我 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虞惟漢與
吳當時論兵強莫如友諒論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
才畧大非友諒匹也友諒雖淺躁常有虎視中原鯨
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飄風疾雨屢敗不懾士誠
直自守虜耳撫吳會之富饒跨淮南之雄勁顧惴惴
自保不能越江陰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喆者哉

觀我 聖祖鄱陽一戰亟遣徐達還建康及友諒敗
亡又不從諸將之謀爲驅蹙武昌計而亟班師東下
者蓋拳拳以根本爲慮雖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
嘗頃刻忘吳寇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犯龍江之時如
約夾攻及我 聖祖連兵江湖或傾國入寇雖吳良
湯和輩善於守禦我 聖祖之淵謀雄畧未遽可乘
然兵家之策不當如是哉顧于此時悠悠宴安方且
與達識帖睦迺往復爭求王爵此騃孺子之見也會
是而可以成大事乎蓋天將啓 皇明之祚肇建大
一統之業故奪奸雄之魄而拂亂其所爲如此不然
制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
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聖祖之揣二虜曰友諒剽而
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故用兵先後確有成
筭非 聖明而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
孤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死而
不受啣壁輿襯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然亦豪傑
士哉

平方谷珙

谷珙一名國珙浙東台州郡黃巖人元至正戊子起兵
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谷珙漸驕橫壬辰春元

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谷珙降亡何
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民間訛言谷珙疑懼遂
劫其衆下海入黃巖港以叛泰不華發兵扼澄江遣
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使來歸谷珙不聽拘大用不
遣還以小舸二百艘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泰不
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
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助我討之克則諸君功不克吾
死以報國谷珙使其黨陳仲達來僞受命泰不華張
受降旗縱舟乘潮下將與谷珙舟遇呼仲達語仲達
曰動氣索泰不華覺其詐卽手斬之前搏賊船所格
殺五六人賊群至執之欲擁過谷珙船泰不華曠日
叱之奮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死事
聞元贈泰不華官追封魏國公立廟台州八月谷珙
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
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
臺侍御史左荅里失里招諭谷珙請降然心猶豫不
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
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谷珙賂
者駁其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谷珙徽州路治中
弟谷璋廣德路治中谷瑛信州路治中督命之官谷

环仍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谷环遂執元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谷环爲海道漕運萬戶谷璋爲衢州路總管自是谷环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谷环仍叛遂據溫台慶元等路戊戌上旣取金衢寧婺郡遣典籤劉辰使谷环招諭之谷环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羣雄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下婺州料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巳亥三月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爲質上曰自古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不固變爲交質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質子爲哉乃厚賜遣還之谷环又以金玉飾馬鞍爲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賢所用者穀粟布帛环玩非所好也却還之辰初至谷环所谷环飾二姬貽之辰却不受谷环慚而退冬十二月元復以谷环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谷环受之其自擅如故乙巳九月元又以谷环

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丙午九月又改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谷球谷珉及谷球子明善俱平章政事初谷球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借我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谷球益驕遂據有浙東瑞州等地無內附意上方連兵陳友諒張士誠不暇往討嘗遣使招之谷球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我師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上以書責其懷詐反覆猶不奉詔上笑曰待我平張士誠後彼雖欲奉正朔無及矣丁未九月谷球方據明州上旣克士誠乃命湯和及吳禎率常州長興宣興江淮諸軍討之禎引舟師乘潮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車廡會降卒言谷珉已遁入海島禎勒兵尾追之上又命朱亮祖帥馬步舟師分討谷珉于台州亮祖師駐新昌遣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向台州谷珉以兵拒戰嚴德戰死遂至台州谷珉奔黃巖谷珉初欲遁去會谷球入慶元治兵爲城守計使人謂谷珉堅守勿去谷珉遂據黃巖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怨怒有叛去者亮祖等攻之憊瑛度不能支遂乘夜以舟載妻子出興善門走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卽以城降亮祖撫定之遂徇下

仙居等縣谷珣聞之氣大沮喪亮祖進至溫州陳于城南七里谷珣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谷珣等遁去亮祖入城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遂帥舟師會吳禎襲明善于樂清與戰自申至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遣人持書招谷珣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谷珣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亮祖卽旋師黃巖谷珣與其弟谷珉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乃遣使送谷珣等于建康得器械舟楫以萬計浙東遂平

論曰元末諸雄惟谷珣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爲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畧特元人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于元人處谷珣一事而知其必亡已夫招安大盜已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旣從而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優之以卑詞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貶損如是耶不惟谷珣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覬覦者聞之亦奚憚而不稱兵也况

寇深率兵伐之有定約元建寧守將阮德柔將兵四萬屯錦江遶出深背深還兵擊敗之破其寨柵有定率銳卒圍深深與戰突入其陣馬蹶被獲有定頗禮遇之深爲具道 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有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者至督追遂殺深 上聞遣使祭之追封縉雲伯丙午八月元以有定殺胡深故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益跋扈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取諸郡聲勢甚張諸郡聞之無不稽首獻城邑者九月有定使至漳州漳州守臣羅良獨不下嘆曰賊豈人爲乎乃以書責

有定曰足下爲參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又可威迫邪夫非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今郡邑之長君命也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役也不可加竄足下破郡邑爲家資驅官僚爲臣妾口言爲國心實私啗耳跬步之際真僞甚明不知足下將爲郭子儀乎將爲曹孟德乎有定得書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終享富貴不降則噍類無遺良乃使三千人操弓弩傳毒矢伏江東險處俟之誠之曰有警慎勿輕移忽有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塞倂言奪

海舟趨潮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
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敗績兵
遂圍城良誓死守踰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
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自是益奢縱百役繁興以漳
州地勢完固乃遣人鑿山以洩北氣又縮城之西地
小其規制民始不堪命 上既取方谷琛乃遣使招
諭之有定不從誓衆據延平拒守我師又取建寧興
化 上乃命湯和率衆討之沐英時攻鉛山又命英
以兵會和於延平遂逼其西門有定勢窮蹙知不能
支退入省堂仰藥不死其部將賴正孫夜開門納王
師和等整衆入參政文殊海牙降有定氣未絕昇至
東門復甦和遣人械送京師有定子海間城破其父
被執自將樂來歸和并執之分遣使往撫將樂將士
諭勞居民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有定故將金
子隆不降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
寨子隆猶負險自守沐英引兵夾攻破之餘黨俱潰
劔南平後有定至建康 上以賜胡深子積禎鬱其
肉以祭父深云

論曰陳有定方谷琛雖託名元臣其實元賊蓋不能
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

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矚我。聖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癘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武布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狡譎慄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難於爲尉陀哉。漢高帝滅秦。蹙項平定中原。而尉陀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帝遣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納土。其視我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虜功。炎海水天同歸。版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輯撫兩廣

丁未十月 上既克陳友諒。張士誠。別遣將討方谷。陳有定。大將軍徐達等奉命北伐。乃命楊璟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張彬爲副將軍。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與徐達。胡美等同日受命。陞辭出璟以兵向永州。十一月。廖永忠。朱亮祖既平福州。上卽命移師自福州。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仍命陸仲亨。胡通治兵贛州。由韶州爲犄角之勢。與楊璟。廖永忠兵三道水陸並進。戊申。洪武元年正月。楊璟等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平章阿思蘭。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德興迎擊。破之。遂逼永州城。

鄧祖勝出南門外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入城固守璟等圍其城遣呂琛等分兵攻寶慶破敵兵于茱萸灘元叅政賀興隆戰死遂克寶慶元將周文貴以兵來援張彬擊敗之部將袁子明又敗文貴兵于湘鄉三月廖永忠朱亮祖趨廣東先以檄諭元守臣何真直勅以舉義兵除陳仲玉王成之亂行省上其事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得撫安循惠二州民嶺表多歸之或勸爲尉佗自擅計斥不從及得永忠檄遂歸附夏四月永忠師次潮州真籍所部郡縣戶口錢穀甲兵數并上其印章遣人奉表納款永忠至東莞與

遂率官屬出迎後永忠上其表 上喜其保境息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詔引竇融李勣事褒美召入朝賜金幣授江西行省叅政封東莞伯禮遇極其優厚永忠既定東莞進次虎頭門元守將盧左丞張元帥各以所部來降遂入廣州蒞仲亨胡通亦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又攻下德慶遂引兵會永忠于廣州之龍潭先是 上勅仲亨等曰已命楊璟率湖廣兵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命爾率南安雄贛兵由韶州直搗英慶三方並進廣東下合兵取廣西仲亨如 上所詔果與永忠等師會元

廣州叅政邵宗愚既納款猶懷疑貳擁兵衆不下永
忠知其詐遂率兵攻破其三山寨獲宗愚斬于廣州
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復聚衆作亂南海人麥康
祖以魘魅術畜蠱殺人永忠等皆次第討平之因馳
檄諭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
惟海南儋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耿天璧擊破
之又招諭諸寇廣東之境悉平楊璟圍永州久不下
乃命胡海于各門築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
城中食盡困甚胡海又敗其兵于東鄉橋夜三鼓海
先登城衆繼之遂克永州元守將鄒祖勝飲藥死其

叅政張子賢元帥鄒思誠猶巷戰兵敗被執百戶夏
昇詣璟降璟以丁玉守永州自引兵向靖江六月廖
永忠朱亮祖以廣東既平引兵由肇慶沂江上抵
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降遂進逼藤州元吏部尚書
張翔曾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于廣西聞王師至
藤州募人迎敵無應者聞藤州守臣吳庸以城降乃
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曾顏帖木兒戰歿張
翔赴水死永忠亮祖駐師藤州於是潯貴鬱林容州
寧縣諸守臣各以城降楊璟方圍靖江未下分兵屯
據要害絕其聲援璟屯北門張彬屯南門永忠亮祖

乃自鬱林以師來會屯東門軍威大振初 上勅永
忠亮祖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武
昌荆湖諸郡望風降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數郡亦
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也今兩廣遠在
南方破裂割據民患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
入閩不守湖湘既平莫有固志若遣人宣布威德以
招徠之必有歸附者可不勞師旅而定慎勿殺掠以
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以之據其險要斷其聲
援無有不下者廣東要地在廣州廣州下循海州郡
可傳檄定已可留兵鎮守仍與楊璟會兵取廣西肅

清南服在此一舉至是一如 上言諸將圍靖江已
二旬璟諭諸將校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閘口
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使丘廣攻閘口關殺守堤兵
決濠水因築土堤接城以通士卒遂克北門月城及
其水隘璟部將胡海獲元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使
彥高購守堤將張榮裴觀使為內應榮射書達璟營
約以六月壬戌夜來會至期裴觀絕城出見璟備言
儲積匱乏人無鬪志有可取狀璟乃給皮帽百餘為
識使歸約以四更攻寶賢門入璟命吳永寧先登胡
海次之自八角亭梯墉入元守將也兒吉尼聞變遽

開門出走環遣兵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朱亮祖周德興等各以所部兵入張彬尚屯南關外彬初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至是亦止不妄殺衆心始安元守臣元隆陳瑜帖木兒普化董丑趙世傑皆自殺論入城功以胡海爲首環送也兒吉尼至京師遣兵徇郴州下之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賫印赴軍門降永忠乃引兵向南寧元千戶宋真執其平章咬住叅政張那海遣使來請降永忠遂得南寧以直守之遣耿天璧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遂取賓州阿思蘭知不可爲遣僧保以象州降籍其錢穀甲兵數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詣永忠營獻之永忠入象州撫定吏民廣西悉平

論曰平嶺南功廖永忠朱亮祖楊璟陸仲亨爲多也朱廖旣平廣東復會璟征廣西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故成功之易耳觀張彬恚詬已者誓欲屠城及城下終不妄殺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 聖祖拳拳以不殺戒諸將固諸將之用命亦我 聖天子吊伐之仁也又我 聖祖分遣諸將三

道進兵揣分合之勢籌先後之規如燭照數計之無遺而卒致成功不爽毫髮此其聖智神武豈前代帝王所能及耶知人之哲用兵之畧可謂盡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息民保境又能識真主順天命卒之備極榮寵固一時難得之才而鄧祖勝賀興隆張翔曾顏帖木兒元隆董丑趙世傑輩皆知元命已訖聲援已絕非有祿爵之與威令之怵也乃能守死不移以告報其主雖有逆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